

《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考察

王文顏

摘要

本論文以考察《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為主旨，文中首先依據《開元釋教錄》卷 10，列舉歷代的佛典目錄及其體例，作為後文論述的基礎；其次討論《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七項體例的內涵與沿革；最後對《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的體例提出檢討與修正意見。《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以考證詳實、分類有序聞名，是編纂大藏經的必要程序，本論文以之為研究對象，因此論文內容值得研究佛典目錄和大藏經的學者參考。

關鍵詞：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佛典目錄、大藏經、佛經

2010/03/16 投稿，2010/05/18 審查通過，2010/12/06 修訂稿收件。

* 王文顏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he Studies of “Bie Fencheng Canglu” in *Kaiyuan Shijiao Lu*

Wang Wen-ye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observe “Bie Fencheng Canglu”, which is a piece in *Kaiyuan Shijiao Lu*.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to list Sutras’ directories and styles from the past dynasties according to section 10 of *Kaiyuan Shijiao Lu* fo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Second, according to “Kaiyuan Shijiao Lu-Bie Fencheng Canglu”,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even styles of contents and the history. Last,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views and amendments of “Bie Fencheng Canglu”.

“Bie Fencheng Canglu” is a piece of *Kaiyuan Shijiao Lu* which is well-known for its rigorous 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category and it is also a necessary process for editing *Dazangj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Bie Fencheng Canglu”, and is also worthy for scholars who are researching in Sutra’s directories and *Dazangjing* to refer to.

Key word : *Kaiyuan Shijiao Lu*, “Bie Fencheng Canglu”, the catalog of Buddhism Classics, *Dazangjing*, Buddhist scriptur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唐代開元 18 年（730）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所編撰的《開元釋教錄》，以其具備編次嚴謹，記載詳實，考校精密等等優點，所以廣為後世稱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佛氏舊文，茲為大備，亦茲為最古……朱彝尊作《經義考》，號為善本……足見其為緇流之中，嫻於著作者矣。」歷來學者都十分珍視這部佛典目錄，視為佛教大藏經寫本時代的集大成之作。中國第一部雕版大藏經——北宋《開寶藏》，即依據《開元釋教錄》中的〈入藏錄〉所登錄的佛典書目為基礎，開雕印行。

《開元釋教錄》總共 20 卷，體例包括〈總括群經錄〉、〈別分乘藏錄〉、〈入藏錄〉等三部分。卷 1 至卷 9 為〈總括群經錄〉，卷 10 為歷代佛典目錄，附在〈總括群經錄〉之末。〈總括群經錄〉的內容：「從漢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譯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後為倫，不依三藏之次。兼敘目錄，新舊同異。」¹其實，〈總括群經錄〉就是每一位譯經大師的個人譯經目錄，體例安排是先分朝代，再依年代先後逐一列舉每位譯經大師的翻譯目錄和傳記。《開元釋教錄》卷 11 至卷 18 為〈別分乘藏錄〉，內含：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補闕拾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項細目²，它的內容是「就七門中，二乘區別，三藏殊科。具悉委由，兼明部屬。」³可見分辨大乘、小乘，分辨經、律、論，以及逐一考訂每一部佛典、辨識真偽等等，是其主要的內容。《開元釋教錄》卷 19、20 為〈入藏錄〉，所有的佛教典籍，經過〈總括群經錄〉、〈別分乘藏錄〉等二道手續的蒐羅、分類、考辨，最後判定其為真實可信的典籍，就將其編入大藏經中，寫定傳世。

¹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 卷 1[vol.1],《大正藏》*Dazhengcang*, 55 冊[bk.55]。(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Shinwenfeng chubangongsi], 1985 年), 頁 477。

² 〈別分乘藏錄〉轄下七個單元的名目，其中「補闕拾遺」又作「拾遺補闕」，「偽妄亂真」又作「偽邪亂正」，在《開元釋教錄》中有前後名目不一的現象。名目雖有小異，但意義並無不同。

³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 卷 1[vol.1],《大正藏》*Dazhengcang*, 55 冊[bk.55], 頁 477。

智昇以〈總括群經錄〉、〈別分乘藏錄〉、〈入藏錄〉等三種體例組成《開元釋教錄》，在考訂經本方面，擁有權威的地位，在體例設計方面，有因有革，使佛典目錄的結構，顯得更為簡明而有條理。三種體例的名稱，〈總括群經錄〉和〈別分乘藏錄〉是智昇新命名的，〈入藏錄〉是承襲前人的，但三種體例的內涵，卻是早已有之，智昇之前的許多佛典目錄學家，他們在每一種體例的歷史演化過程中，貢獻過心力，智昇進一步因革損益，總其成而創為佛典目錄的典範。

《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之下分為七項細目（見上文），分類可謂精緻，但其中卻存有改良空間，因此筆者綜合參考前代的佛典目錄，提出一己之淺見，在本文之中詳細論述。

二、開元釋教錄及其之前的佛典目錄概況

《開元釋教錄》卷 10 登錄了歷代佛典目錄四十一家（包括《開元釋教錄》在內），其中三十一家當時已經亡佚，另外十家則流通於當時。為讓讀者明瞭古代佛典目錄的撰述概況，並提供後文討論方便，茲依據《開元釋教錄》卷 10，將其整理摘要如下，從中可以看出〈總括群經錄〉、〈別分乘藏錄〉、〈入藏錄〉等三種體例的歷史演化痕跡。

下文「《開元釋教錄》編撰時已經亡佚的經錄」、「《開元釋教錄》編撰時流通於世的經錄」等二部分的序號，為筆者所加，意在後文引述方便。又加「筆者按」者，為筆者引述或整理所得，意在節約篇幅，並使各經錄的來歷或體例更為簡明易辨。

《開元釋教錄》編撰時已經亡佚的經錄

1. 古經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似是秦始皇時，釋利防等所齎經錄。」⁴

2. 舊經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似是前漢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即謂古藏經錄。謂孔壁所藏，或秦正（指秦始皇）焚書，人中所藏者。」⁵

⁴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 卷 10 [vol.10] , 《大正藏》 *Dazhengcang* , 55 冊 [bk.55] , 頁 572。

⁵ 同上註。

3. 漢時佛經目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似是明帝時，迦葉摩騰創譯四十二章經，因即撰錄。」⁶

4. 朱士行漢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曹魏時，潁川沙門朱士行，於洛陽講道行經，因著其錄。後往西域求經，於彼而卒。」⁷

5. 眾經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西晉武帝代（266-290），長安青門外大寺西域沙門竺法護翻譯眾經，因出其錄。」⁸

6. 眾經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西晉惠帝代（290-306）、永嘉中（307-312），清信士聶道真稟受護公之筆匠也，後自翻經，因出其錄。」⁹

7. 趙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似是二趙時。諸錄遙注，未知姓氏。」¹⁰

8. 綜理眾經目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符秦代沙門釋道安所撰。自前諸錄，但列經名，至於品類時代，蓋闕而不紀，後人披覽，莫測根由。安乃總集名題，表其時代，銓品新舊，定其制作，眾經有據，自此而明。在後群錄，資而增廣。是知高懷獨悟，足以垂範後昆。所撰之文，見僧祐錄。」¹¹又按：本經錄雖然已經亡佚，但後來僧祐編撰「32.梁出三藏記集一十五卷」時，將其大量引錄在卷2至卷5「詮名錄」項下，所以本經錄「雖亡而實存」。

⁶ 同上註。

⁷ 同上註。

⁸ 同上註。

⁹ 同上註。

¹⁰ 同上註。

¹¹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10[vol.10]，《大正藏》*Dazhengcang*，55冊[bk.55]，頁573。

9. 二秦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後秦姚興弘始年（399-415），長安沙門釋僧叡所撰。叡即安公之弟子，神用通朗，思力標舉，參譯什門，多有撰緝。」¹²又按：「二秦」當指前秦、後秦。

10. 眾經錄四卷

筆者按：本經錄包括魏世錄、吳世錄、晉世雜錄、河西錄等四部分。是「東晉廬山東林寺遠公弟子釋道流創撰。未就而卒，同學竺道祖續而成之。」¹³

11. 經論都錄一卷、12.別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東晉成帝（326-342）豫章山沙門支敏度撰。其人總校古今群經，故撰都錄。敏度又撰別錄一部。」¹⁴

13. 眾經目錄二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蕭齊武帝時（483-493），沙門釋王宗撰。」¹⁵

14. 釋弘充錄一卷

筆者按：釋弘充為「南齊楊都人。」¹⁶

15. 釋道慧宋齊錄一卷

筆者按：釋道慧為「南齊」人。¹⁷

16. 釋道憑錄一卷

筆者按：釋道憑為「北齊」人。¹⁸

17. 釋正度錄一卷

18. 王車騎錄一卷

19. 始興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未詳撰者。亦云南錄。」¹⁹

¹²同上註。

¹³同上註。

¹⁴同上註。

¹⁵同上註。

¹⁶同上註。

¹⁷同上註。

¹⁸同上註。

¹⁹同上註。

20. 廬山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未詳作者。」²⁰

21. 岑號錄一卷

22. 菩提留支錄一卷

筆者按：菩提留支是「元魏洛京永寧寺天竺沙門也。」²¹

23. 華林佛殿眾經目錄四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梁天監十四年（515）勅沙門僧紹撰。」²²

24. 隋沙門釋靈裕譯經錄一卷

25. 眾經都錄八卷

筆者按：本經錄「似是總合諸家，未詳作者。」²³

26. 眾經別錄二卷

筆者按：本經錄「未詳作者，言似宋時。」²⁴內容計有：大乘經錄、三乘通教錄、三乘中大乘錄、小乘經錄、篇日本闕、大小乘不判錄、疑經錄、律錄、數錄、論錄等十項細目。

27. 元魏眾經目錄

筆者按：本經錄是「永熙年（532-534）勅舍人李廓撰。」²⁵內容計有：大乘經目錄、大乘論目錄、大乘經子注目錄、大乘未譯經論目錄、小乘經目錄、小乘論目錄、有目未得經目錄、非真經目錄、非真論目錄、全非經愚人妄作目錄等十項細目。

28. 梁代眾經目錄

筆者按：本經錄是「天監十七年（518）勅沙門寶唱撰。」²⁶篇幅計有四卷，每卷登錄情況是：

卷1 登錄大乘經，內含：有譯人多卷、無譯人多卷、有譯人一卷、無譯人一卷等四項細目。

²⁰ 同上註。

²¹ 同上註。

²² 同上註。

²³ 同上註。

²⁴ 同上註。

²⁵ 同上註。

²⁶ 同上註。

卷 2 登錄小乘經，內含：有譯人多卷、無譯人多卷、有譯人一卷、無譯人一卷等四項細目。

卷 3 登錄先異譯經、禪經、戒律、疑經、注經、數論、義記等七項細目。

卷 4 登錄隨事別名、隨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呪等五項細目。

29. 高齊眾經目錄

筆者按：本經錄是「武平年（570-575），沙門統法上撰，梵名達摩鬱多羅。」²⁷內容計有：雜藏錄、修多羅錄、毘尼錄、阿毘曇錄、別錄、眾經抄錄、集錄、人作錄等八項細目。

30. 唐眾經目錄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貞觀（627-649）初，普光寺沙門玄琬撰……未見其本，似取隋五卷眾經錄，編新經入，餘者大同。」²⁸

31. 眾經目錄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於隋錄內加奘譯經，餘皆無異。大唐大敬愛寺沙門靜泰撰。」²⁹又按：《開元釋教錄》卷 10 認為本經錄已經亡佚，其實不然，《大正藏》55 冊收錄本經錄，體例包括：單本、重翻、賢聖集傳、入藏見錄、別生、疑偽、闕本等七項細目。

《開元釋教錄》編撰時流通於世的經錄

32. 梁出三藏記集一十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梁代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內含四大體例，卷 1 為「撰緣記」、卷 2 至卷 5 為「詮名錄」、卷 6 至卷 12 為「總經序」、卷 13 至卷 15 為「述列傳」。編撰者僧祐說明四大體例的功能：「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³⁰其中「詮名錄」一項，屬於佛典目錄的範疇。以下為本經錄各卷之內容：

²⁷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0 [vol.10],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 [bk.55], 頁 574。

²⁸ 同上註。

²⁹ 同上註。

³⁰ 同上註。

卷 1 為四大體例的「撰緣記」，卷中登錄：集三藏緣記、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菩薩處胎經出八藏記、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前後出經異記等五項細目。

卷 2 之中登錄：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新集條解異出經錄、新集表序四部律錄等三項細目。又卷二至卷五為四大體例的「詮名錄」。

卷 3 之中登錄：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新集律分為十八部記錄、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等七項細目。

卷 4 之中登錄：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等一項細目。

卷 5 之中登錄：新集抄經錄、新集安公疑經錄、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長安叡法師喻疑等六項細目。

卷 6 至卷 12 之中登錄各翻譯經本的經序、出經後記，即四大體例的「總經序」。

卷 13 至卷 15 之中登錄歷代譯經大師的傳記，即四大體例的「述列傳」。

33. 隋眾經目錄七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開皇十四年（594），勅翻經所法經等二十大德撰。」³¹本經錄分為九項細目，九項細目之下又分細目，茲引述如下：

- 一、大乘修多羅藏錄，其下細分：眾經一譯分、眾經異譯分、眾經失譯分、眾經別生分、眾經疑惑分、眾經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 二、小乘修多羅藏錄，其下細分：眾經一譯分、眾經異譯分、眾經失譯分、眾經別生分、眾經疑惑分、眾經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 三、大乘毘尼藏錄，其下細分：眾律一譯分、眾律異譯分、眾律失譯分、眾律別生分、眾律疑惑分、眾律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³¹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卷 10[vol.10]，《大正藏》 *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575。

- 四、小乘毘尼藏錄，其下細分：眾律一譯分、眾律異譯分、眾律失譯分、眾律別生分、眾律疑惑分、眾律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 五、大乘阿毘曇藏，其下細分：眾論一譯分、眾論異譯分、眾論失譯分、眾論別生分、眾論疑惑分、眾論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 六、小乘阿毘曇藏，其下細分：眾論一譯分、眾論異譯分、眾論失譯分、眾論別生分、眾論疑惑分、眾論偽妄分等六項細目。
- 七、佛滅度後抄集錄，其下細分：西域賢聖抄集分、此方諸德抄集分等二項細目。
- 八、佛滅度後傳記錄，其下細分：西域賢聖傳記分、此方諸德傳記分等二項細目。
- 九、佛滅度後著述錄，其下細分：西域賢聖著述分、此方諸德著述分等二項細目。

34. 隋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開皇十七年（597），興善寺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³²以下為本經錄各卷之內容：

卷1 至卷3 為佛教編年大事記，包括：周、秦、前漢、新王、後漢、魏、晉、宋、齊、梁、周、隋等朝代。

卷4 至卷12 為歷代譯經師的傳記及譯經目錄。

卷13 為大乘入藏經目，包括：大乘修多羅有譯、修多羅失譯、毘尼有譯、毘尼失譯、阿毘曇有譯、阿毘曇失譯等六項細目。

卷14 為小乘入藏經目，包括：小乘修多羅有譯、修多羅失譯、毘尼有譯、毘尼失譯、阿毘曇有譯、阿毘曇失譯等六項細目。

卷15 為上表及全書總目。

35. 隋眾經目錄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仁壽二年（602），勅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³³內容計有：單本、重翻、賢聖集傳、別生、疑偽、闕本等六項細目。

³² 同上註。

36. 大唐內典錄十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麟德元年甲子（664），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³⁴以下為本經錄各卷之內容：

- 一、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登錄歷代譯經師的傳記及譯經目錄。
- 二、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錄，其下包括：大乘經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大乘律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大乘論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小乘經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小乘律本譯有無錄、小乘論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賢聖集錄通大小乘等七項細目。
- 三、歷代眾經分乘入藏錄，此為入藏錄，其下包括：大乘經一譯、大乘經重翻、小乘經一譯、小乘經重翻、小乘律、大乘論、小乘論、賢聖集傳等八項細目。
- 四、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此為編撰者道宣律師從入藏錄中篩選最重要而且不重複的經典，適合教徒轉讀誦習，性質類似推薦書目，他說：「西明寺真懿律師，博見識機，通鑒時俗，欲興法藏，歲別轉持，然以重譯廣文，多生倦怠，告余此致，因而演之……今則去其泰甚，隨務行藏，舉大部而攝小經，撮本根而捨枝葉，文雖約而義廣，卷雖少而意多，能使轉讀之士，覽軸日見其功，行福清信，開藏歲增其業。」³⁵其下包括：大乘經正本、大乘律本、大乘論本、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賢聖集傳等七項細目。
- 五、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此中僅登載一篇二百九十餘字的序文，說明「闕本經」的處置原則，但並未列舉經目。

³³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0[vol.10],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bk.55], 頁 576。

³⁴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0[vol.10],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bk.55], 頁 577。

³⁵ [唐] Tang 道宣 Dao Xuan: 《大唐內典錄》 *Datang Neidian Lu*, 卷 10[vol.10],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vol.55], 頁 312。

六、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此中收錄自漢至唐六百多年，漢地具有「毘贊正理，弘揚大化」³⁶的作品，大約有二千卷。

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錄，此中僅登載一篇六百字左右的序文，說明「別生經」的產生因素及處置原則，但並未列舉經目。

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此中登載一篇四百字左右的序文，並列舉五百卷左右的疑偽經目錄。

歷代所出眾經錄目，此中登錄歷代經錄三十四家，其中亡佚者二十四家，存者十家。

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此中登錄歷代習誦或護持經典，因而獲得應感福報的故事。

37.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為《大唐內典錄》的續作，「開元庚午歲（730），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³⁷補入麟德元年（664）至開元18年（730）新翻譯的經本。

38. 大唐古今譯經圖紀四卷

筆者按：本經錄產生的背景比較特殊，大慈恩寺翻經堂內，壁畫古今翻譯圖變，大慈恩寺翻經沙門靖邁進一步將每位譯經師的翻譯經目附加在壁畫之後，其後集錄而成本經錄。

39.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筆者按：本經錄為《古今譯經圖紀》的續作，「開元庚午歲（730），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³⁸補入玄奘法師至輸波迦羅新翻譯的經本。

40.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十五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天后天冊萬歲元年乙未（695），勅東都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定。」³⁹以下為本經錄各卷之內容：

³⁶ [唐] Tang 道宣 Dao Xuan: 《大唐內典錄》 *Datang Neidian Lu*, 卷 10 [vol.10],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 [vol.55], 頁 326。

³⁷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 [vol.1],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 [bk.55], 頁 578。

³⁸ 同上註。

³⁹ 同上註。

- 卷 1 大乘單譯經目
- 卷 2 至卷 5 大乘重譯經目
- 卷 6 大乘律、大乘論目
- 卷 7 小乘單譯經目
- 卷 8、9 小乘重譯經目
- 卷 10 小乘律論、賢聖集傳目
- 卷 11 大、小乘失譯經目
- 卷 12 大、小乘闕本經目
- 卷 13、14 見定入藏流行目，其下包括：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賢聖集傳等七項細目。
- 卷 15 偽經目錄

41. 大唐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筆者按：本經錄是「庚午歲（730），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⁴⁰內容計有：

卷 1 至卷 9 為〈總括群經錄〉，分朝代登錄歷代譯經大師的傳記和譯經目錄，卷 10 歷代佛典目錄。

卷 11 至卷 18 為〈別分乘藏錄〉，下分：有譯有本錄（內含菩薩三藏錄、聲聞三藏錄、聖賢傳記錄）、有譯無本錄（內含大乘經闕本、大乘律闕本、大乘論闕本、小乘經闕本、小乘律闕本、小乘論闕本、賢聖集傳闕本）、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補闕拾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項細目。

卷 19 為〈大乘入藏錄〉，下分：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等三項細目。

卷 20 為〈小乘入藏錄〉，下分：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賢聖集等四項細目。

經由以上的整理與檢視，筆者覺得古代佛典目錄的產生與發展，有幾項特色值得討論：

其一，佛教於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佛教徒為了傳教需求，開始翻譯佛經，伴隨著佛經的逐漸翻譯，經本增多之後，登錄經本的佛典目錄於

⁴⁰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卷 10 [vol.10]，《大正藏》 *Dazhengcang*，55 冊 [bk.55]，頁 579。

焉產生，所以佛典目錄的問世，直接與佛經翻有密切關係，佛經翻譯越多，佛典目錄的需求就越殷切。從上文中，我們發現南北朝和隋唐時代，是古代佛典目錄大量產生的時期，原因就是此時期正是中國佛經翻譯的鼎盛時期。

其二，體例和篇幅龐大的佛典目錄，大都產生於隋代和唐代前期，而且佛典目錄問世的頻率，相當密集，以上文為例，自隋開皇 14 年(594)編撰「33.隋眾經目錄七卷」，至唐開元 18 年(730)智昇編撰「41.大唐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時間相隔一百三十餘年，前後產出的佛典目錄即有九部，不可謂不多，究其原因，與南北朝的政局紛亂，疆域阻隔等時代因素有關。當時佛經的翻譯，分散在南北朝各地，阻礙經本的蒐集、流通。上文序號 7 至 29 之中，有許多篇幅小的佛典目錄，想必就是南北朝時代各記一隅的產物。〔隋〕法經說：

法經等更復竊思，諸家經錄，多是前代賢哲修撰。敬度前賢，靡不皆號一時稽古，而所修撰不至詳審者，非彼諸賢才不足而學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無主，名州大郡，各號帝畿，疆場艱關，並為戰國，經出所在，悉不相知，學者遙聞，終身莫覩，故彼前哲，雖有材能，若不逢時，亦無所申述也。當今經等識學，誠不及古，而宿緣多幸，運屬休辰，四海為家，六合清泰，殊方異俗，宛若目前，正朔所班，書軌無外。⁴¹

〔唐〕道宣也說：

魏晉之後，騰譯鬱蒸，制錄討論，居然非一。或以數列，或用名求，或憑時代，或寄參譯，各紀一隅，務存所見。斯並當時稽古，識量修明，而綴撰筆削，不至詳密者，非為才不足而智不周也，直以宅身所遇，天下分崩，壇場關艱，莫閱經部，雖聞彼有，終身不視。⁴²

法經和道宣等二位佛典目錄學家，都覺得「天下分崩，九牧無主，名州大郡，各號帝畿」、「天下分崩，壇場關艱」，對經本的蒐集和目錄

⁴¹ 〔隋〕Sui 法經 Fa Jing:《眾經目錄》*Zhongjing Mulu*, 卷 7[vol.7],《大正藏》*Dazhengcang*, 55 冊[bk.55], 頁 149。

⁴² 〔唐〕Tang 道宣 Dao Xuan:《大唐內典錄》*Datang Neidian Lu*, 卷 10[vol.10],《大正藏》*Dazhengcang*, 55 冊[vol.55], 頁 338。

的編撰，造成困難重重。等到隋、唐統一天下，困擾因素消失，即可廣泛搜尋。但是一次搜尋不一定能夠完備，所以必須一而再、再而三的搜尋，隋代和唐代前期的佛典目錄學家，之所以連續而密集的編撰佛典目錄，是有其特殊的時代因素。大抵到唐代智昇編撰《開元釋教錄》之時，才算功德圓滿，成就集大成之作。

其三，各部佛典目錄的體例並不一致，但內容卻互有承襲，也有創新，從上文中，隨處可見此類例證，茲舉三例說明之。例一，僧祐「32. 梁出三藏記集一十五卷」，它的卷 2 至卷 5「詮名錄」一項，基本是以道安的「8. 綜理眾經目錄一卷」為藍本，再搜集增補新的經目，其他三項體例：「撰緣記」、「總經序」、「述列傳」，則是作者僧祐新創的。而其「詮名錄」和「述列傳」二項體例，卻被後代採納，並且結合成〈總括群經錄〉的模式，「34. 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36. 大唐內典錄十卷」、「41. 大唐開元釋教錄二十卷」等，繼承此種模式，變成佛典目錄的標準規格。例二，法經「33. 隋眾經目錄七卷」在大小乘經律論之下細分「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等細目，其後各部大型佛典目錄如 34.35.36.40.41. 等，都很明顯看出承襲的痕跡。例三，道宣「36. 大唐內典錄十卷」的十項體例之中，「四、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六、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十、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等三項，則是前無所承，後無繼者，是道宣自創的體例。

其四、唐代智昇《開元釋教錄》承襲前代佛典目錄學家的成果，總結成為〈總括群經錄〉、〈別分乘藏錄〉、〈入藏錄〉等三種體例，三種體例的功能各不相同，〈總括群經錄〉的功能在於蒐羅歷代所有的譯經目錄，〈別分乘藏錄〉的功能在於考訂每一部經本，〈入藏錄〉的功能在於確認經本的傳世地位。由經本的「蒐羅」，進而「考訂」，最後「確認地位」，可見程序嚴謹而完備。一旦經本「確認地位」而且「入藏」之後，「蒐羅」和「考訂」的任務就算完成，所以我們似乎可以如此看待三種體例的功能：〈總括群經錄〉和〈別分乘藏錄〉是處理經本的必要手段，〈入藏錄〉是處理經本的最終目的。目的達成之後，手段就得退居一旁。《開元釋教錄》之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兼具三種體例的佛典目錄⁴³，

⁴³ 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於開元 18 年（730）編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Kaiyuan Shijiao Lu Ershijuan* 之後，西明寺沙門圓照於貞元 16 年（800）又編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Zhenyuan Xinding Shijiao Mulu Sanshijuan*，圓照的體例內容，完全承襲智昇，只是增補開

原因就在於該「蒐羅」的經本大抵已經蒐羅完畢，該「考訂」的經本也大抵已經考訂完畢，所以後世的佛典目錄學家或編藏者，只要用心於思考經本如何分類「入藏」即可，不必再費心於經本的「蒐羅」和「考訂」。

三、別分乘藏錄的體例沿革與檢討

《開元釋教錄》中的〈別分乘藏錄〉，下分：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補闕拾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項細目。茲將其各項內涵與體例沿革分述如下：

「有譯有本錄」是指「翻譯有源（確實有翻譯記錄可考），有經本傳世的經本的目錄」，這是佛典目錄最基礎、最重要的內涵，我們甚至可以如此說，歷來所有的佛典目錄首要處理的就是這些經典。據《開元釋教錄》卷 11 統計，總數有 1124 部，5048 卷⁴⁴。又佛典目錄發展到隋唐時代，區分大、小乘，區分經、律、論，已經是佛典目錄學家的共識，因此我們從許多佛典目中看到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等等的項目，都屬於「有譯有本錄」的範疇。上節 26.中的「大乘經錄、三乘通教錄、三乘中大乘錄、小乘經錄、大小乘不判錄、律錄、數錄、論錄」、27.中的「大乘經目錄、大乘論目錄、小乘經目錄、小乘論目錄」、28.中的「卷 1、卷 2、卷 3 異譯經、禪經、戒律」29.中的「雜藏錄、修多羅錄、毘尼錄、阿毘曇錄」、32.中的「卷 2、卷 3、卷 4」、33.中的「眾經（律、論）一譯分、眾經（律、論）異譯分、眾經（律、論）失譯分」、35.中的「單本、重翻」、36.中的「二、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錄」、40.中的「卷 1 至卷 11」等等，其所列舉的經典，都屬於「有譯有本」。

「有譯無本錄」是指「翻譯有源（確實有翻譯記錄可考），但經本並未傳世的經本的目錄」，這類經本，佛典目錄往往也以「闕本」稱呼。智昇於《開元釋教錄》卷 14 說：

元 18 年（730）至貞元 16 年（800）之間所新翻譯的一百餘部經典而已。後世研習佛典目錄者，都稱引《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 而不稱引《貞元新定釋教目錄》*Zhenyuan Xinding Shijiao Mulu*。

⁴⁴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1[vol.11]，《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582。

有譯無本者，謂三藏教文，及聖賢集傳，名存本闕之類也。自聖教東移，殆乎千祀，質文亟改，鍾鼎屢遷。重以周武陵夷，緇徒喪滅。致使法燈藏耀，慧日韜光，三藏要文，多從散缺。或東都近譯，未達西京。或創出本稀，尋求匪獲。詎聞精奧，空閱名題，引領既勞，撫膺奚及。今者討求諸錄，備載遺亡，冀望名賢，共垂詢訪。⁴⁵

由以上引文可知，已經翻譯的經本之所以亡佚，與政局紛亂有密切的關係。又據《開元釋教錄》卷 14 統計，闕本總數有 1148 部，1980 卷⁴⁶，數量非常龐大。佛典目錄之所以要特別設置一個單元登錄這些闕本目錄，是「冀望名賢，共垂詢訪」。上節 26. 中的「篇日本闕」、27. 中的「有目未得經目錄」、35. 中的「闕本」、36. 中的「五、歷代眾經有目闕本錄」、40. 中的「卷 12 大小乘闕本經目」等等，都是《開元釋教錄·有譯無本錄》的先導之作。

「支派別行錄」是指「從已翻譯的大部佛經中，抄出一二卷流通世上的經本的目錄」，這類經本，佛典目錄往往也以「別生經」稱呼。智昇於《開元釋教錄》卷 16 說：

支派經者，謂大部之中，抄出別行，大般若第二會之類是也。夫法門浩廣，罕究津涯，典籍紛綸，靡窮邊際。故有隨宜化誘，應物施緣，多於大部之中，隨時略用，披尋者莫知所出，翫習者將義不終，今統集多端，會歸當部，仍刪夷舊錄，增減有無，具載名題，備詳差互，庶使將來學者，覽派知源，或恐未周，用希來哲。⁴⁷

由以上引文可知，「隨宜化誘，應物施緣」是別生經產生的主要原因，佛教徒為了宣教方便，從大部經典之中，抽出一二卷適合宣教的局部經文，單獨流通。據《開元釋教錄》卷 16 統計，當時的別生經有 682

⁴⁵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4 [vol.14],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 [bk.55], 頁 626。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 《開元釋教錄》 *Kaiyuan Shijiao Lu*, 卷 16 [vol.16], 《大正藏》 *Dazhengcang*, 55 冊 [bk.55], 頁 651。

部，822 卷⁴⁸。上節 29.中的「別錄」、32.中的「新集抄經錄」、33.中的「眾經（律、論）別生」、35.中的「別生」、36.中的「七、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錄」等等，都是《開元釋教錄·支派別行錄》的先導之作。

《開元釋教錄》卷 17 另有「刪略繁重錄」，收錄經本 147 部，480 卷⁴⁹，智昇說：「刪繁錄者，謂同本異名，或廣中略出，以為繁贅，今並刪除。⁵⁰」其下又分為〈新括出別生經〉、〈新括出名異文同經〉、〈新括出重上錄經〉、〈新括出合入大部經〉等四項細目，可見「刪略繁重錄」所登錄的經本，是智昇編撰《開元釋教錄》時新發現的別生經，既然同屬別生經，則其經目應該可以和「支派別行錄」合併，沒有必要另立一目。

「補闕拾遺錄」是指「新發現或新翻譯的經典，而未被前代的經錄所登錄的經本的目錄」，智昇於《開元釋教錄》卷 17 說：

補拾錄者，謂舊錄闕題，新翻未載之類，今並詳而具之也。

所冀法輪無玷，慧日增暉，永燭幽途，恒露沃潤者矣。⁵¹

由以上引文可知，「補闕拾遺錄」登錄的經本有二類，一是舊錄遺漏的經本，另一類是新翻譯而未入藏的經本。「補闕拾遺錄」登錄的經本總計有 306 部，1111 卷⁵²。而其「補闕拾遺」的對象，主要是針對「40.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十五卷」而言，智昇於經錄中附注說：「右文殊問署經下一百六十四部，合二百五卷，並是舊譯經律論經，大周廣錄有目，入藏之內並無，闕本錄中有載不載，或有周錄遺漏，諸錄有者，今並拾遺，編入藏錄。⁵³」又說：「右花嚴經下九十六部，合五百二十八卷，並是大周刊定錄後新譯，所以前錄未載。今並補闕，編入藏錄，小乘論錄後無新譯。⁵⁴」又智昇將「此方所撰傳記」附在「補闕拾遺錄」之末，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7[vol.17]，《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62。

⁵⁰ 同上註。

⁵¹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7[vol.17]，《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66。

⁵² 同上註。

⁵³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7[vol.17]，《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68。

⁵⁴ 〔唐〕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7[vol.17]，《大正藏》

他說：「右釋迦譜下合四十部，三百六十八卷，並是此方所撰傳記，然於大法，裨助光揚，故補先闕，編之見錄。⁵⁵」按「此方所撰傳記」的典籍，歷來經錄都將其歸類於「賢聖集傳」，是否適合安排於「補闕拾遺錄」，擬於後文再論。整體而論，歷代佛典目錄學家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斷編撰佛典目錄，重要的動機之一，就是為先前的佛典目錄「補闕、拾遺」，所以「補闕拾遺錄」中的經本，不論是舊錄遺漏，或是新翻譯，都可歸入「有譯有本錄」之中，似乎也不必另立一目。

《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的最後二項細目是「疑惑再詳錄」和「偽妄亂真錄」。「疑惑再詳錄」登錄經本 14 部，19 卷⁵⁶，智昇說：

疑惑錄者，自梵經東闡，年將七百，教有興廢，時復遷移，先後翻傳，卷將萬計，部帙既廣，尋閱難周，定錄之人，隨聞便上，而不細尋宗旨，理或疑焉。今恐真偽交參，是非相涉，故為別錄，以示將來，庶明達高人，重為詳定。⁵⁷

「偽妄亂真錄」登錄經本 392 部，1055 卷⁵⁸，智昇說：

偽經者，邪見所造，以亂真經者也。自大師韜影，向二千年，魔教競興，正法衰損，自有頑愚之輩，惡見迷心，偽造諸經，誑惑流俗，邪言亂正，可不哀哉。今恐真偽相參，是非一概，譬夫崑山寶玉，與瓦石而同流，瞻部真金，共鉛鐵而齊價，今為件別，真偽可分，庶涇渭殊流，無貽後患。⁵⁹

按「疑惑再詳錄」和「偽妄亂真錄」所登錄的經本的性質相同，可以統稱為「疑偽經」。就《開元釋教錄》而言，「偽妄亂真錄」所登錄的是前代經錄已經確認的「疑偽經」，「疑惑再詳錄」所登錄的則是道宣新甄別出來的「疑偽經」，道宣為了慎重起見，特別另立一目，希望「以

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70。

⁵⁵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7[vol.17]，《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71。

⁵⁶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8[vol.18]，《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71。

⁵⁷ 同上註。

⁵⁸ [唐] Tang 智昇 Zhi Sheng：《開元釋教錄》*Kaiyuan Shijiao Lu*，卷 18[vol.18]，《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672。

⁵⁹ 同上註。

示將來，庶明達高人，重為詳定」，其實將二者合一，並無不當。甄別「疑偽經」一直是古代佛典目錄學家的重點工作，上節 26.中的「疑經錄」、27.中的「非真經目錄、非真論目錄、全非經愚人妄作目錄」、28.中的「卷 3 疑經」、29.中的「人作錄」、32.中的「卷 5 新集安公疑經錄、新集疑經偽撰雜錄」、33.中的「眾經（律、論）疑惑分、眾經（律、論）偽妄分」、35.中的「疑偽」、36.中的「八、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40.中的「卷 15 偽經目錄」等等，所標立的名目雖不完全相同，但所指的都是「疑偽經」。

四、理想的別分乘藏錄架構

經由前文的討論，我們如果將《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的功能，定位為「考訂經本」，目的在於審查經本或佛教典籍是否符合入藏的條件，那麼筆者以為《開元釋教錄·別分乘藏錄》的體例可再精簡成：〈譯經目錄〉、〈別生經目錄〉、〈疑偽經目錄〉、〈賢聖集傳目錄〉等四項；亦即將〈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補闕拾遺錄〉等三項合併為〈譯經目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等二項合併為〈別生經目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二項合併為〈疑偽經目錄〉，然後新增〈賢聖集傳目錄〉一項。四項之中的〈別生經目錄〉和〈疑偽經目錄〉，經過歷代佛典目錄學家的整理與考訂（如上文所述），到《開元釋教錄》時，大體已經定型，不論體例設計或所登錄的經本，堪稱完備。而且「35. 隋眾經目錄」說：「別生、疑偽，不須抄寫，已外三分，入藏見錄。」⁶⁰ 因此如果要再整理這些經目，只要「依樣畫葫蘆」即算完美，不必再太費心神。至於為何要整併和增立〈譯經目錄〉、〈賢聖集傳目錄〉等二項，茲分述如下：

譯經目錄

佛教自東漢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即不斷的傳播與開展，在佛典經本的流通進程方面，大概遵循如此的模式：佛教傳入→佛經翻譯→編撰佛典目錄→編撰大藏經。佛教傳入後，佛教徒為了宣教需要，接著開始翻譯佛經，佛經是佛教的根基，有了佛經，佛教的教理才有依據，後代的

⁶⁰ [隋] Sui 彥琮 Yan Cong：《眾經目錄·序》*Zhongjing Mulu Xu*，《大正藏》*Dazhengcang*，55 冊[bk.55]，頁 150。

高僧傳作者，都將「譯經篇」排在首位，原因在此。佛經翻譯的數量增多之後，就有必要編撰佛典目錄，藉以整理佛教的翻譯經本，從上文《開元釋教錄》卷 10 的整理中，我們看到早期許多一二卷本的小型佛典目錄，其編撰的動機，可能就是如此。直到「8.綜理眾經目錄一卷」，道安才比較全面的整理佛典目錄。道安之後，下及隋，唐，佛經翻譯進入高峰時期，經本大量問世，編撰大型的佛典目錄和大藏經也就應運而生，隋、唐時期的佛典目錄，大都篇幅龐大，體例完備，原因在此。

處理這些翻譯而得的經本，是歷代佛典目錄學家的核心工作，他們設計的體例和使用的名稱，也各不相同，例如（此類例證甚多，以下僅舉較明顯的四例，餘者可參見上文。）：

28. 梁代眾經目錄：分為「有譯人多卷、無譯人多卷、有譯人一卷、無譯人一卷。」等四項。
33. 隋眾經目錄：分為「眾經一譯分、眾經異譯分、眾經失譯分。」等三項。
35. 隋眾經目錄：分為「單本、重翻。」等二項。
36. 大唐內典錄：分為「大乘經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大乘律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大乘論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小乘經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小乘律本譯有無錄、小乘論單重譯本并譯有無錄、賢聖集錄通大小乘。」等七項。

因翻譯而得的經本所衍生的情況，可歸納為四種，一是「單譯經」，指翻譯一次的經本，沒有其他譯本，這種情況又稱為一譯、單本等等。二是「重譯經」，指重複翻譯多次的經本，許多重要的佛經都有此情況，是佛經翻譯的普遍現象，例如《首楞嚴經》重譯七次、《小品般若經》重譯八次、《無量壽經》重譯十三次，這種情況又稱為異譯、重翻等等。三是「失譯經」，指譯人不詳，《開元釋教錄·總括群經錄》將其列在各朝代之末，其他佛典目常常另立一目處理這些經本，上文的「無譯人」、「眾經失譯」，即為此類。四是「闕本經」，指譯本亡佚，即上文《開元釋教錄·有譯無本錄》所指的經本，佛典目錄大都設有專章處理這類經典。

對於以上四種經本，歷代佛典目錄學家大都分散處理，各別安排專門單元登錄，體例分散安排，對查閱經錄的讀者而言，往往造成尋覓不便的困擾，也無法一目了然的看清某部經典的歷代傳譯情況。筆者認

為，上述四種體例其實可以整合成一種體例，以「譯經目錄」為名稱，茲以《長阿含經》為例，將其譯本整併舉證說明如下。

漢譯本《長阿含經》的全本有二十二卷、三十經，是姚秦時代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所譯，除佛陀耶舍所譯的全本之外，三十經中的某些經典，前前後後都曾有人陸續傳譯，茲以佛陀耶舍所譯全本三十經為標目（序號為筆者所加），並將重譯經（註明：第○譯）、單譯經、闕本經、失譯經等等情況，一併註明。以下經目整理自《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十五》及《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錄》。

表一

1. 長阿含經之一：大本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三譯	存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	前魏失譯	第一譯	存
增一阿含經之四十八：十不善品	東晉僧伽提婆譯	第二譯	存
佛說七佛經一卷	趙宋法天譯	第四譯	存
毗婆尸佛經二卷	趙宋法天譯	第五譯	存
2. 長阿含經之二：遊行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四譯	存
佛般泥洹經二卷	西晉白法祖譯	第一譯	存
般泥洹經二卷	東晉失譯	第二譯	存
大般涅槃經三卷	東晉法顯譯	第三譯	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35-39 卷	唐義淨譯	第五譯	存
3. 長阿含經之三：典尊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一譯	存
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一卷	趙宋施護譯	第二譯	存
4. 長阿含經之四：闍尼沙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一譯	存
佛說人仙經一卷	趙宋法賢譯	第二譯	存
5. 長阿含經之五：小緣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二譯	存
中阿含經之一五四：婆羅堂經	東晉僧伽提婆譯	第一譯	存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三卷	趙宋施護譯	第三譯	存
6. 長阿含經之六：轉輪聖王修行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二譯	存
中阿含經之七十：轉輪王經	東晉僧伽提婆譯	第一譯	存
7. 長阿含經之七：弊宿經	姚秦佛陀耶舍譯	第四譯	存
鳩摩迦葉經一卷	僧祐錄中失譯經	第一譯	闕本